

嚶鳴合唱團應奧地利布爾根蘭 (Burgenland) 州政府之邀，八月有一次音樂之旅，從維也納到布爾根蘭，再到薩爾斯堡……。十天的旅程行色匆匆，筆者作為該團成員，一路上感受良多：有欣喜，有激動，而更多是感恩和思考。

## 一. 律動的維也納

凌晨從香港機場出發，經慕尼黑到維也納已是當地上午九時多(差六小時)，旅途奔波十四小時，疲倦可想而知。然而，旅途的勞累不減團員們到達音樂之都的興奮。為適應時差，讓聲帶盡快恢復，團裏頭兩天都不安排練習，只在維也納參觀遊覽。

漫步維也納街頭，目光所及之處，多是五六層高的樓房。不少建築物在十七世紀建成，屬巴羅克式，後來的建築物也仿效前者：細膩動態的線條，漂亮考究的門窗，栩栩如生的雕塑，穩重典雅的造型……，讓這個城市的建築，既精美統一，又各有特點。它們雖經幾百年滄桑，卻無半點陳舊破敗；相反，經過不斷修葺、保護，幾乎所有建築物都簇新如昔。年代的久遠，只顯出它們積澱的厚重。當地建築物的保護是常態化的，為了不讓到來的觀光者掃興，主要建築物要修葺，外牆都用噴塗了與該建築物大小、顏色、形狀一樣的畫布圍著，旅遊者到

那裡拍照，不小心還察覺不出修葺正在進行。

站在高處俯瞰，高聳的建築物只有哥特式的教堂。如最具歷史價值的聖史蒂芬大教堂，高 137 米，始建於十二世紀。站在它面前，你會發現，黝黑的石頭從牆腳一直通向藍天。任憑你把頭仰得再高，還是望不盡那塔尖。真不知八百六十多年前的人，一無直升機，二無起重器械，三無鋼筋水泥，是怎麼把預製好的大石頭吊上去的，又怎麼把它們牢牢固定在無他物可憑的高處，經歷八個多世紀而不倒的！看到這裡，心裡總想著這高大無比的古建築，與該城百分之七十居民都是天主教徒二者間的聯繫。全城除了富麗堂皇的夏宮、冬宮等宮殿比普通樓房略高幾層外，一般高樓大廈難覓。

看到維也納對傳統文化的悉心保護，不少團友就聯想起本澳那些遮擋標誌性建築，大煞風景的屏風大廈，無不感歎：「文化之都就是文化之都！如果只讓少數人住得高高，置傳統於不顧，還有甚麼文化可言？」

用雙腳行走街道，用眼睛觀察事物，用口鼻品嚐美食，是感知陌生城市最普通的方法。走在維也納街頭，只見鮮花處處，茶座設在街心，眾多音樂大師的雕像就在身旁，街頭不時傳來賣藝者輕快的樂音……，仿佛我們雜亂的腳步都變成了舞步，匆匆也變得悠閒了。維也納雖是大都市，卻沒有疾速而駛的汽車，沒有機器的轟鳴，甚至沒

有市井的喧鬧……。在這音樂之都裡，似乎只有美好的事物，一切都依著輕快的華爾滋舞動著，隨著穿流該城的多瑙河，一直流向大海，一直流向永遠。

幾百年來，這個城市孕育了大批世界級音樂大師：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海頓、約翰 斯特勞斯、約翰內斯 勃拉姆斯、馬勒……。他們要麼出生在附近，要麼死後下葬於此，但全部都長期在此地從事過音樂活動和創作，成就了他們至高無上的藝術天才，深深影響著世界樂壇，及至將來。

一個城市可造就大批世界音樂天才不是偶然，非有某種特定的社會環境、人文傳統不可。我們作為合唱團成員有幸來到這個城市，親身領略一下美好的社會氛圍，沾點藝術的靈氣，都感到莫大的光榮和滿足。

## 二. 在司馬榮神父的故鄉

布爾根蘭州是司馬榮神父（Fr.Guiherme Schmid）的故鄉，我們來奧地利的演出，就在該州的漢斯頓市（Hornstein）和艾森斯達特市（Eisenstadt）。兩城離維也納都很近，只半小時車程。

對比繁華的大都市，這兩城都很清幽。房子小巧，只兩三層，大

多有小花園。人們把精心挑選的花草種在園子裡，點綴在窗臺上，十分亮麗雅致，很能顯出當地人崇尚自然的品味。團友們逛街，發現路旁有許多高大的栗子樹，乒乓球大小的果實綴滿枝頭。“怎麼沒有炒栗子？要是內地，肯定滿街都是栗子檔了！”望著令人垂涎的栗子，大家議論著。筆者想：只幾天不習慣的餐飲，思鄉病就來了。悠閒的歐洲人才不拼命工作呢！

街上不光沒有栗子檔，就是行人也不多。商店規模較小，連咖啡室都很迷你，十張八張桌子，顧客四五個。可能因為人不多，少了人海的摩擦，遇上我們這些不常見的亞洲人，都會點頭微笑示意。人群聚集的地方，只有教堂。

漢斯頓市的帕利舒教堂（Parish church）和艾森斯達特市的海頓教堂（Haydn church）是我們演出的地方。到奧地利頭一個星期，無論練習、綵排、吃飯，都在這兩教堂或附近。經常看見人們一家大小著裝整齊進內，或參加彌撒，或舉行婚禮，或觀看音樂演出……。看得出，信仰在他們心中有著崇高的地位。

去海頓教堂的人特別多，可說是絡繹不絕。這教堂遠看有點像金字塔，近看更像一隻大海螺。據說是掏空了一座小山，再用挖出來的岩石建成的。所以，教堂上面有盤“山”而上的小路，路的兩旁還有十多個洞室，陳列著許多雕像，向參觀者依序講述一個又一個聖經故

事。海頓教堂有名還因為世界著名音樂家海頓在此工作過相當長時間。教堂的管風琴建造於十八世紀末，那時海頓常用這部管風琴演奏。海頓去世後，靈柩就安放此教堂的一個小室內，教堂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 三. 帶神父作品回家

到司馬榮神父家鄉演出，說實在，我們都有點兒緊張。這裡人材輩出，可能座席上的一個普通聽眾，沒准就是音樂家。我們演唱的歌曲，雖然已排練了大半年，但到上臺時，還生怕唱不好，辜負了司馬神父家鄉的觀眾。

幸好，演出中規中矩。令人感動的是，來捧我們場的觀眾都是購票進場的。教堂座位不多，卻座無虛席。開演前的一刻，全場安靜得很，我們一進場，即響起熱烈的掌聲。第一場音樂會演唱的是司馬榮神父在澳門的音樂作品，主旨很明確，就是把司馬神父在澳門的作品帶回故里；第二場是澳門本土合唱作品，讓神父故鄉人瞭解一下澳門傳統音樂的現況，其實也是介紹司馬神父為澳門所作的貢獻：他在澳門二十多年，無論在學校或樂團，培養音樂人材無數，我們演出的部分作品就是由司馬神父的學生，或學生的學生所作。節目完畢，掌聲不斷，直至我們把備用“安哥”的歌曲都唱完，觀眾久久不肯離座。演出的末尾，我們還特意加唱了海頓的“Agnus Dei”——作為澳門

人，能在奧地利的海頓教堂裡，用海頓二百年前演奏過的管風琴伴奏，演唱海頓的世界名曲，太不可思議了！

來這裡演出的團體，專業的、高水準的多的是。筆者相信，主人歡迎我們，首先因為我們是來自遠方的文化使者。七十多年前，司馬神父從奧地利來澳門傳教和傳授音樂；如今，我們把他及他學生的音樂作品帶回來了。時光跨越七十年，兩地相隔萬里，不同的時空竟在此一刻連接起來，世事就是如此奇妙！

中國駐奧地利大使館派了政治參贊王順卿先生出席觀看我們第二場演出，還在宴會上發表講話，肯定我們為文化交流所作的努力，體現了祖國政府對我們這次音樂之旅的重視和關懷。在緊張演出的縫隙，當地主教、市長、州長分別宴請了我們。每次席間，都請來穿著漂亮民族服裝的克羅地亞樂隊助興，可見主人對我們款待的熱情。雖然我們很少人懂德語，但儘量用英語，甚至俄語……，和主方人員交談，彼此十分融洽投契。餐後，賓主雙方人員還在樂隊歡快的樂聲中起舞，每次宴會都以親切輕鬆的餐飲開始，在熱鬧歡樂的大聯歡中結束。

演出完畢的第二天，主方人員還陪同我們驅車到另一個城市拜祭司馬榮神父。墓園很簡樸，團員們圍著神父的墓地站著，有人點起蠟燭，大家唱起神父改編自克羅地亞民歌的中文合唱曲《可愛的童貞花》：

“可愛的童貞花美麗潔且雅，在天國的樂園中吐芳華。……”當唱到“從天上俯聽我們的歌聲……”一句，大概都想起奉獻了一生的神父就長眠在我們腳下，此刻，他在天國可聽見我們正為他歌唱？不少團員的眼睛都泛起了淚花，筆者憋了好一陣也潸然淚下……。

#### 四. 音樂聖地薩爾斯堡

薩爾斯堡是莫札特的故鄉。作為音樂愛好者，既然來到奧地利，哪有不朝聖之理？

薩爾斯堡位於奧地利西部阿爾卑斯山脈的一個山谷地帶，與德國只一山之隔。多瑙河的支流薩爾河呈一個弧形在城中穿過，把該城分成新、舊城兩部分。薩爾河左岸是舊城，多座建於中世紀的大教堂和修道院矗立於此。背面有一座高五百多米，四周是懸崖絕壁的山嶺，山頂還有保存得極好的薩爾斯堡古堡，像一個從天而降的巨人，九百年來從高處瞭望並守衛著該城。

薩爾斯堡風光秀麗，除了背山面水，還有眾多宮殿、花園及大片湖區。如建于十七世紀初的米拉貝爾宮和花園（Mirabell Palace and Garden）、海爾布倫城堡（Hellbrunn Castle）、儂山修道院（Nonnberg Abbey）、基爾根和沃夫岡湖區（ST.Gilgen and Lake Wolfgang）等，是著名電影《仙樂飄飄處處聞》（The Sound of Music）的主要取景地。

上述風光名勝已成為該電影的專門旅遊線路的景點，是文化變產業的好例子。

莫札特出生地在薩爾河邊的一棟四層樓房內。所展出之莫札特遺物據說是全世界最完整的。傢具、衣物、掛畫、肖像，如舊日放在原處，連家人的信件、莫札特的樂譜、兒時常用的小提琴……都完好如昔。仿佛他們一家現時還住在那裡，音樂神童大概練琴累了，正憑欄遠眺薩爾河北去的河水，隨時會回來再拉響他那不朽的樂曲。難怪參觀時個個都放輕腳步，不時佇立諦聽，希望聽到那隨河水裊裊遠去的琴音。

從莫札特的居所出來，心裡還想著那些家居舊物擺設的樣子。物品本無特別，難的是物品各式各樣，二百多年了，它們是怎麼保存下來的？難道他們一早就知道，讓它們放上二百年，會很有價值？筆者若干年前才認識“文化遺產”“文化產業”一類字眼。若早知如此，定把以前的臉盆、尿壺等物品也一概保存下來。

莫札特出生地就在步行購物區內。裡面全是旅遊商品店、工藝品店、男女服裝店、珠寶精品店、飲品冰淇淋店、咖啡室、酒吧和不同風味的各式餐廳……等等。裝潢不比澳門同類商店差，但購物區面積是澳門噴水池、白馬行、大三巴一帶的兩三倍，很能留住客人。只在區內縱橫交錯的街巷漫步，走完一遍非一小時不可，若在當中四分



之一店鋪各呆三分鐘，保證半天都走不完。大小商店生意興隆，偌大的購物區到處都是人。我們在此只有兩天，許多名勝還來不及遊覽，真有點後悔停留時間短了。

十天行程即將結束。要離開這個甚有詩意的國家，大家都有點戀戀不捨。有團友如此評價：澳門以賭業帶商業——讓客人賭完，再買點手信回去；奧地利卻是文化產業帶真正的旅遊業——以秀麗的風光、精緻的古建築及眾多音樂名人吸引旅遊者，讓客人流連忘返，一站又一站，久久回味。

筆者也在想，澳門自然風光不多，但作為旅遊城市，為何不像臺灣那樣把中華博大精深的各地美食大量引進澳門？為何不把購物區這個餅做大，讓商店租金降低，使澳門成為真正價廉物美的購物天堂呢？

光用嘴巴說讓產業多元化容易，澳門有關當局要真下決心，並牽頭打拼才行。奧地利薩爾斯堡購物區很值得參考。

